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传奇人物丛书

SHUIHU XILIE ZHI JISHIYU SONGJIANG

水滸系列之

姬军◎编著

宋江

天魁星
及时雨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水滸系列》之
及时雨宋江

姬军◎编著



中国古代
文学史上的
传奇人物丛书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 芜湖 ·

选题策划：中图传媒
责任编辑：童 睿
封面设计：熊猫布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浒系列之及时雨宋江 / 姬军编著. — 芜湖：安
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1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传奇人物丛书）

ISBN 978-7-5676-1099-6

I. ①水… II. ①姬… III. ①《水浒》研究-人物研究 IV. ①I207.4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7453号

水浒系列之及时雨宋江

姬军 编著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行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印 制：北京嘉业印刷厂

版 次：2014年11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87×1092 1/16

印 张：15

字 数：252千

书 号：ISBN 978-7-5676-1099-6

定 价：27.00元



目录

CONTENTS

1. 初音新啼	1
2. 七请智多星	10
3. 权谋	17
4. 救晁盖	24
5. 宋江杀惜（1）	32
6. 宋江杀惜（2）	40
7. 清风山	50
8. 清风寨（1）	57
9. 清风寨（2）	64
10. 计赚秦明	71
11. 刺配江州	78
12. 狭路相逢	86
13. 怒题反诗	93
14. 劫法场	101
15. 绝处逢生	110
16. 公明成婚	116
17. 大败张叔夜	123



18. 智降呼延灼（1）	131
19. 智降呼延灼（2）	137
20. 晁盖之死	144
21. 攻打大名府	151
22. 卢俊义上山	158
23. 梁山聚义	165
24. 一会赵官人	172
25. 大败童贯	179
26. 大败高俅（1）	186
27. 大败高俅（2）	192
28. 招安	199
29. 劳而无功	205
30. 南征方腊（1）	213
31. 南征方腊（2）	220
32. 南征方腊（3）	227
33. 命归蓼儿洼	235

1. 初音新啼

骄阳似火的七月，郓城县衙街前。老柳垂绿，柔若美人腰，随风起舞，叫人好不慵困。李记茶馆平日里这时候正是上客的时候，今日也不例外。只见茶馆里人来人往，七八条汉子正围拢着一张桌子听得入神，茶桌旁坐定个道士打扮的人正在说故事。“却说岳兆听了周天的话，赞叹：‘先生好手段！’——”端起茶碗来吃茶，旁边的大汉心细，叫道：“茶博士，给道长添茶。”

茶博士续了水，道士继续道：“一行六人到了黄土山上，只待那押解护送的军兵过来。”

门口一暗，茶博士看见又进来一位，忙笑着招呼道：“哎哟，宋押司，您来了，快里面请，位子给您留着呢。”宋押司笑着回道：“快给我上壶好茶来。”

“好咧，给宋押司上壶好茶！”茶博士大声吆喝。

道士正说在兴头上，听吆喝看宋押司一眼，宋押司见道士看他，微微一笑往后面走去。

“却说周天、岳兆等人等到了官兵……那天也像是今日这般热，官兵口渴难当，来了一个卖酒的汉子……”

宋押司品茶，内心焦躁，听到“周天计劫十万贯”时吃了一惊，忙站起来，走到道士面前抱拳说：“这位道长，能不能换个地方说话？”

那一帮人原来是认识宋押司的，都来打招呼，道士微微笑着

说：“这位大人，小道与你素不相识，不知有什么话要说？”

好事的汉子插话说：“道长，这是本县的宋押司，及时雨呼保义的便是。”

宋押司抱抱拳：“在下宋江有礼了。”

道士忙还礼：“久仰。”见那帮汉子仍不肯离开，就说：“大伙散了吧，没了。”

道士随宋江出了茶馆上了天香楼雅座坐定，宋江问：“不知道长大名，在何处仙山修炼？”

道士拈髯一笑：“小道复姓公孙，单字胜，居无定所，游历四方。”

宋江问：“公孙道长，刚才在茶馆的故事可有所指？”

公孙胜笑道：“小道从四方来听四方事，哪有所指。”

宋江无奈：“看来仙长不肯点明，算了，你刚才所说的两人与我一位兄长有关，所以有此一问。”

公孙胜哈哈一笑：“此话怎讲？”

宋江看酒楼里只有小二在打扫涮洗，并无旁人，压低了声音：“你所说的岳兆影射一个晁字，周天影射了谁在下还不清楚。”

公孙胜哈哈大笑：“果然瞒不过宋押司。”敛容正色说：“宋押司还不知道你的哥哥有难了吧。”

宋江急拉公孙胜问：“这话怎讲？”

“不知道宋押司可知道花石纲被劫的事？”

“去年的事啊，各地早已撒下了海捕公文要捉拿贼人。”

话未说完，楼梯上登登来了一人，宋江一看正是张文远，只见那张文远满头是汗，见宋江忙道：“宋押司，快随我去县衙，县太爷找您有急事。”

宋江赶紧起身抱拳：“道长，我先走了，晚上再聚。”

公孙胜于客栈床上打坐，烛火跳跃明暗不定，直至半夜更响，房门开了，宋江走进来抱拳道：“公孙道长。”公孙胜睁开眼睛笑：“果不负约，请坐。”

宋江心中有事，但不知这个公孙胜是干什么的，又不敢得罪，先来看他怎么说。

宋江给自己倒上一盏茶喝了才说：“公孙道长好像知道很多事，不知道长是怎么知道的？”

公孙胜笑说：“我是朝廷延福宫的提点道人，那次花石纲被劫，刚好又是梁中书大人的贺礼被劫，蔡京禀报圣上，委派我们一行数人前来调查。”

宋江赶紧站起身来弯腰抱拳鞠躬：“原来道长是朝廷执事，小吏有礼了。”

公孙胜摆摆手：“私下见面，不要这么客气，况且严查缉拿的事还有位童贯大人，我约你来另有其他的事。”

公孙胜跌坐言道：“仁宗帝即位时，天师观天象说西南有座山叫龙虎山，有位张仙长，能察天象定乾坤，遂着洪太尉去龙虎山相请。洪太尉去龙虎山，结果龙虎山道士婉言谢绝，洪太尉一怒之下，直闯进道观后院发现一座敕封的房屋，令人撞开门发觉房屋中间有座石碑，推倒石碑，结果石碑下深井冒出一百零八股黑气，此黑气乃是天罡地煞一百零八颗星煞，走了黑气，豪杰四起天下大乱……”

宋江听了半天没听出个所以然，笑道：“公孙道长，这些怪力乱神之说与我有何关系？”

公孙胜说道：“这是天定，是押司出头的日子。”

宋江哈哈一笑：“公孙道长，我只是县衙一小吏，承蒙各位江湖兄弟抬爱送了个及时雨呼保义的绰号，难道道长想让我去造反吗？”

“岳兆正是押司的由头，周天可是辅助押司起事的人。”公孙胜不紧不慢地说着。

吓的宋江连忙站起，推开门左右看看，关门回到桌前：“道长不要胡说，众好汉待我如兄弟，亲如手足，而今朝廷虽奸佞当道阻隔圣听，但对我却是不薄，而且我家有老父。人活在世，忠孝节义不能废，岂能做不忠不孝之事，否则与牲畜又有区别？”

公孙胜嘿嘿一阵冷笑：“押司不要把话说绝了，只怕到时你不做

也要做的了。况且周天胸怀百万兵，自比诸葛孔明，天下各路英雄想尽办法要请他出山，有此人辅佐大事可成！倒是人称及时雨的竟然不知道此地有宝，可惜可叹。”

宋江眼珠转了转，问公孙胜：“此地姓周的还有这样的奇人？”

公孙胜哈哈大笑：“晁保正的至交可不姓周。”

宋江想了想，一拍脑门：“知道了，你说的可是私塾先生吴用？”

宋江只知道晁保正有个发小叫吴用，是个私塾先生，见道长郑重其事评价如此之高，难道吴用先生会像陇上卧龙一样是个隐士？赶紧双手抱拳：“多谢道长提醒，不知道这个吴用有什么样的本事。”

公孙胜微笑着说：“我并不认识此人，但蔡京所掌管的皇城司汇集各地的情报，就提到郟城的吴用。此人以前曾是殿试及第进士，可惜被蔡攸给替了。”

宋江无语，以前倒是听说过这个先生名列乡试省试二甲，可是进京后再无消息，原来中了进士！

公孙胜见宋江沉默不语，从床上跳下来，“小梁王柴进也想请吴先生做谋士，不过吴用这人眼光可不是一般的高啊。”

“柴大官人？”宋江心里一跳，说：“既然柴大官人身世那么显赫之人都请不动吴先生，你怎么能肯定吴先生帮我呢？”

“呵呵呵，”公孙胜笑笑说，“宋押司还是以貌取人啊，小道困了，有事明天再聊吧。”

宋江一夜无眠且不说，第二日早早起来再去客栈，小二说昨夜道长就走了，宋江忐忑不安出来，找了家棚子吃了早饭，直奔县衙而去。

办完衙门的事，宋江晃晃悠悠走在街上，寻思着给老父买块布料做件袍子，老父身上的袍子也旧了，有时间送回家，老父见了新袍子不定多高兴呢。

溜溜达达来到卖布的铺子，远远的看见围着一圈子人，里面吵吵嚷嚷不知道在干什么，宋江挤过去，只见一个年青后生和一个老者各

扯着一匹布夺得不可开交，老者骂道：“你这后生，布是我买的，为什么要偷我的布？快快放手，不然带你去见官！”

后生笑骂：“你这老不死的，谁偷你的布了？明明是我买的，要回家给我家娘子做件衣裳，你倒打一耙，放手！”说着一使劲，老者一个趔趄跌坐在地上。

宋江正想上去说个公道，只见人群中走出一个书生：“慢，这位大哥，你说布是你的，可有证据？”

那后生本想夺路而走，周围的人没有让开的意思，见有人质问，马上答：“当然有，我买的是五尺的布，付了十五贯钱。”

老者听了争辩说：“这个泼皮看着我付的账，抢了我的布就要跑。”

后生举手要打，被后来上来的晁盖一把捉住了手：“有话好说，不要动手嘛。”

那后生一只手臂被晁盖铁爪一样的手钳住，疼的连连求饶：“好汉饶命，我不动手。”

前来问话的书生正是吴用，吴用拿着布对两人说：“既然你们两人都说布是自己买的，我看这样吧，一人分一半怎么样？”说着把布展开对半就要撕。

老者满脸无奈地苦笑。

后生满心欢喜说：“既然如此，一半就一半吧……”

吴用一使眼色，晁盖劈脸揪住后生的衣服：“你这个泼皮，偷了人家的布还要打人，走，见官去！”

宋江忙挤进人群，众人一见都喊起来：“宋押司来了，一齐把这厮送官吧。”

宋江冲晁盖拱拱手：“哥哥路见不平啊。”

晁盖笑道：“路过，见这后生不地道，才管的这闲事。”

三人带着后生和老者一同去县衙。

打县衙里出来，宋江说：“既然来县城了，我做东，去酒楼吃酒去。”三人往天香楼去了，走到半路上，遇到朱仝雷横两位都头，五

人上了酒楼。

晁盖与宋江朱仝雷横三位都是熟人，唯独吴用面生，晁盖给大家介绍：“打小一起长大的吴教授。”（宋代时的官名，各州县学均设教授。当时风气对私塾先生也尊称教授，此处是对吴用这个教书先生的尊称）

吴用站起拱手给各位行了礼：“在下吴用给各位见礼。”

朱仝笑着说：“这名字有点意思。”

吴用笑着回了句：“不知朱大哥的名字可有意思。”

朱仝做惯了官人，一听这话心中恼火，又不好发作，只好暗暗憋气，寻思有机会得好好教训这个穷酸秀才。

宋江哈哈大笑：“朱兄弟，你在吴先生面前讨不得便宜的。”

朱仝自然不服，“我偏不信，这样吧，我和吴先生划个圈子，谁拉出圈外谁就输了，罚酒。”

雷横劝朱仝说：“别扰了两位哥哥的雅兴。”宋江有心要看看吴用如何解决，若是不愿接招便是输了，若是接了招，他哪能是朱仝的对手？朱仝人称“美髯公”，是郓城县的马兵都头，惯使一把三十六斤大刀，就是空手，七八个壮汉也近不得身的。宋江有心要看看吴用的能耐，便就地划了个大大的圈子。

没想到吴用却一脸轻松地起来站进宋江划的圈子里，朱仝也站进来，待两人双手一交叉，就暗暗用上了力，可让朱仝没想到的是他握着吴用颇长的手却用不上劲，无论怎么摇，吴用仿佛钉在地上一股，动也没动。

朱仝运足了力气，大喝一声：“倒！”右手猛推过去，吴用的身体像被狂风吹弯的树枝向后弯下去，双腿仍然动也没动。

朱仝暗叫邪门了，猛力往回一拉，想趁机拉倒吴用，就在他往后拉到一半的时候才发觉自己错了，由于用力过猛，根本收不住，吴用手上的一股大力却源源不断涌过来，朱仝蹬蹬蹬倒退几步出了圈子。幸好手还被吴用拉着，不然这丑就出大了。

朱仝是个痛快人，输了便是输了，红着脸拱拱手抱拳：“吴先

生，我输了。”

吴用扶着朱仝：“小把戏，不足炫耀，快过来喝酒。”

宋江多看了两眼，原本只觉得吴用这人细皮嫩肉年纪不大，真像那道士所说的那样？心里又一想：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不能小觑了，果然刚才与朱仝一番比试，宋江看出点门道来，向吴用问道：“吴先生刚才这招可是叫做缠丝手？”

吴用笑着回：“押司怎么知道的？”

“哦”，宋江推了推酒碗，说：“几年前我在小梁王柴进府上看过一个庄客比武用的好像就是这招，缠丝手化刚烈为阴柔，绵里藏针，非常厉害。”

晁盖给大家倒上酒，举起碗来：“没想到吴教授还会这些软招啊，来，大家干了。”

见宋江这么一说，雷横也来了兴趣，喝了杯酒擦了擦嘴说：“我倒想起个事来，听说河北墨家擅长软功，使用的兵器也都是链啊锁啊铁扇子什么的，据说所造的兵械也非常厉害。”

晁盖看了看吴用：“教授，你是不是那几年跑河北学了墨家的绝学了？”

吴用笑了笑，说：“绝学谈不上，在北京期间倒是跟着个武师学了点防身的技法，学的时候也不知道是哪家的武学，只是觉得很管用，至少不会随便受人欺负。”

宋江见吴用说话滴水不漏，暗暗忖度：这位吴先生貌不惊人，竟然能随便跟个武师学到这种墨家绝学，看来公孙胜没说错，吴用说不定就是传说中的无镜。

平时觉得时间挺慢的，但朋友们在一起喝酒玩耍时就觉得非常快，五个人说说话，喝喝酒，不知不觉就日头偏西了，好在县衙没什么事，也没人来打扰他们。朱仝和雷横听他们说江湖中事，这酒也不觉得醉，朱仝就说：“两位哥哥，酒没喝尽兴，不舒服，这样吧，今天也没什么事，咱们接着喝，保证哥哥和吴先生也不用回去了，喝到高兴为止，这晚上的酒我和雷横兄弟来请，如何？”

雷横摇晃着站起身来：“两位哥哥让朱仝陪你们吧，我得回家，我喝的有点多了。”

朱仝撇撇嘴：“你是心疼你那银子吧？”

雷横脸一红，看起来倒像真醉了一样：“朱仝兄弟，你这是什么话？我啥时候心疼过银子？这样吧，晚上的酒咱们一人一半，明天给你银子。”

晁盖见这两人说着说着会说呛了，从兜子里拿出一锭银子放在桌子上说：“算了算了，我来请吧。”

朱仝是个红脸汉子，拿起银子塞在晁盖怀里：“不行，光吃你的了。”

宋江忙拦住：“这酒不能让晁盖哥哥请，既然到了县城，我说句公道话，雷横兄弟如果吃多了就回去，晚上这顿酒就让朱仝兄弟请了。”

雷横拱拱手下楼走了。

朱仝拍着桌子叫：“小二，过来收拾桌子！”

小二赶紧跑上来，朱仝吆喝着：“给我们换个雅座，沏上好茶，把你们酒楼里最好吃的菜都给我上上来，最好的酒也拿几坛过来。”

小二收拾着：“朱爷，最好吃的扒鸭子烧鸡和锅闷鲤鱼时间稍长些，您几位得等等，先给您几位沏上茶清清喉，要不一会您几个得醉了，您看怎么样？”

宋江说：“小二挺会说话，那就先上茶吧。”

四个人喝着茶，晁盖就说：“刚才吃了那么多的酒，朱兄弟你又点了那么多的菜，能吃了么？要不让小二少上几个菜？”

朱仝执拗劲上来了：“不，我说上多少就上多少，吃不了倒了！哥哥您甭拦我，我就是不痛快。”

宋江笑着说：“朱兄弟，你这又是何必？你和雷兄弟置什么气？”

“我就是看不惯他，什么鸟人，一块银子恨不能一个屁崩成两半花。”

宋江三人呵呵笑起来。

吴用说：“朱兄弟这话说的不对，一人一个脾气，整个大宋朝都你这样的脾气，那还不天天打架啊。”

朱全也笑了：“他这人就这个不好，其他没的说的。”

小二送上茶来，四个人喝茶说事，朱全说：“刚才说到河北墨家，我倒想起个事儿，你们有没有觉得最近有点不对劲啊？”

晁盖问：“什么不对劲？你指什么事？”

朱全挠着后脑壳，“我也不说不上来，最近有人报官说咱们县经常有绿林人高来高去，县太爷让我们去查，也没查出什么蛛丝马迹来。就是觉得最近气氛不对，好像要出事儿。”

宋江问：“会不会是梁山下来贼了？”

朱全摇头：“不是，梁山那伙子人没那本事，轻易也不敢下来。上个月我和雷横去巡夜，看见一个黑影一闪就没了，追来追去就追丢了。前几天还看见一个蒙面大汉骑着一匹快马一阵风似的，我俩连个毛都没抓到，就看见个影子。”

吴用也说：“前几天我发现一个黑影从我门口飞过去，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也没听说谁家丢东西。”

正说话间，小二送上酒菜，四个人接着吃酒，宋江说：“会不会西夏那出了什么事了？朝廷有什么异动？”

三个人都摇头。

晁盖摆摆手：“吃咱们的酒，不管那么多事，天塌下来地接着呢。”

四人接着吃酒，直吃到戌时才散了，晁盖吴用二人找个客栈住下了。

2. 七请智多星

只说宋江见吴用谈吐不俗，便动了结交之心，至于是否像公孙胜所说的那般神奇，好多人都请不动他还真不好说。至于那道人所说的一百零八星煞，鬼才知道公孙胜怎么胡编出来的。三国时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那是放下身架的做法，自己也没有刘皇叔的身份，去拜访拜访吴用先生即使不给面子见不到他又有何妨？心里便有了定计，待一日跟文知县老爷告个了假，骑马来到东溪村。

宋江一路思忖：吴用自幼与晁盖一起长大，多受晁家接济，料想他们关系一定非比寻常，且听人说吴用乡试省试皆是第一，及至殿试却名落孙山，后来便不再求取功名，此事有些蹊跷，四五十岁的童生书生多的是，那吴用不过才二十来岁的年纪，如何就不再应试了呢？安心教授蒙童，任谁也不会相信，可现在要拜访的吴先生便是如此，直叫人觉得奇怪。

行了约莫半个时辰，来到东溪村，东溪村在西溪村和石碣村中间，有一条小道直通村内，这条路经过晁盖家，不知为什么宋江径直沿着一条田垅小道进了村，见一个牧童便问道：“吴教授住哪里？”牧童往后一指：“那便是。”

围了一圈子低矮竹篱笆的三间茅舍前，种着绿油油的蔬菜，院中一棵虬劲的老槐树绿荫如盖。并未看见吴用人影，宋江便站在院门前左顾右盼，竹篱上的葫芦藤蔓肆意生长，伸着爪子一样的绿色触须，枝桠间绽放着小喇叭一样的白花，一只小小的瓢虫站在翠绿的叶面上

左看右看，张了张翅膀，伸了一个懒腰，懒洋洋地飞起往远处去了。

宋江看得呆了，未曾看见茅屋中走出一个人来，那人一字梁巾，皂青色长袍，腰间束了丝绦，白净的脸颊上三缕短须，双睛如点漆，鼻如悬胆，口若涂朱，好一个俊朗的少年人物！这人看见宋江先打量一番，只见宋江五短身材，穿着一领黑衫，脚蹬白底抓地虎的黑色官靴，头戴软梁巾，面皮黝黑，三缕短须刚刚长出，背着手正在看那藤葫芦花儿，遂笑道：“今天刮了什么风，把宋押司刮来了？”

宋江闻听转过身来笑道：“适才见那虫子弹腿弄脚的甚是可爱，便看的呆了。”看了看满园子的菜畦：“教授真的好雅致的小园菜蔬，竹篱茅舍啊。”吴用边往屋子里让边道：“宋押司说笑了，在下教授蒙童，聊以度日，哪里来的雅致。”

宋江进了屋子，见只有一张竹床，一张桌子，几把竹椅子，灶里堆了一堆柴禾，锅里兀自冒着热气，“教授还没吃吗？”

“刚刚煮好高粱饭，押司就进了院子。”

宋江一拍大腿，走出去，一会儿又回来了。手里拎着荷叶包的卤牛肉和一小坛酒，吴用笑道：“押司是有备而来啊。”宋江摆好酒菜：“酒无好酒，菜无好菜，将就吧。”斟上酒嘿嘿笑道：“上次在县城没能好好请教授吃一顿酒，下次再去让宋某尽地主之谊，好好吃个痛快。”吴用端起酒碗来：“押司到我这儿来还要自备酒菜，小生好生惭愧。”“噯，哪里话来，我宋江每年官府中迎来送往何止上千，能真心在一起吃酒的却没几个，上次我那兄弟唐突了教授，我且代他赔罪。”说罢端起酒碗先自饮了。

吴用道：“押司却是错了，那朱全都头虽有些粗鲁，却是位热血汉子，小生佩服的紧哩。”宋江道：“雷横兄弟让教授见笑了，各人各脾气，这人就是有点小器，见不得大场面。”吴用嘿嘿一乐：“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孔夫子尚且每日三省，何况我等凡夫。”

宋江见酒吃得差不多了，便问：“教授年纪轻轻，莫不是打算在此做一辈子教书先生？”吴用笑道：“押司莫不是要给我找个差事？”宋江笑了笑：“先生又在说笑了，宋江何德何能，能找到一个

让先生一展鸿图的机会，不过，也不是没有，有道是不鸣则已，一飞冲天呐。”

吴用哈哈大笑：“押司莫非在说笑？除非圣上降诏，召我进京授我官职，只是没有这种可能啊。”语气不免得有些惆怅。

宋江端起酒来道：“先生说到在下的痛处了，来，且干了这一碗。”二人一饮而尽，宋江侃侃而谈：“先生学富五车，志存高远。想我宋江官场左右逢源，江湖朋友见我莫不都尊我一声哥哥，便是那些素不相识的兄弟听了我的名号也要礼敬三分，可若我这般才能却只能混迹官场底层，做个刀笔小吏，真是造化弄人啊，连那县衙文大老爷对我办事都赞赏有加，而我还是一个底层小吏？可叹啊可叹。”吴用道：“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押司何须长吁短叹，如你所言，他日若得有机会，定然一飞冲天！”

宋江拍案道：“好！好！他日若得有机会，定然一飞冲天！”

宋江回到县里自己的寓所倒头便睡，这一觉睡到次日天蒙蒙亮才起来匆匆洗漱来到县衙，衙门清静无比，时辰尚早，宋江每日第一个赶到衙门洒扫规整，看门的张老汉早已习惯了。

整理完毕，宋江又给文知县泡了一壶酽茶，文大老爷每日上堂必喝茶的习惯，生活习性宋江也摸得透透的，什么时候干什么事，都伺候的稳稳妥妥。文知县也习惯了这种无所不在的侍奉，常说：“若是能升了知州，定要提携宋江。”宋江自知这种套话信不得，倒也没放在心上。文知县信奉儒家中庸之道，是个太平官，用他自己的话说千里做官只为财，只要不过分，能平安离任便是个福气，所以对宋江及手下甚是宽容，一切事体睁一眼闭一眼，所谓民不追官不究，马马虎虎能说过去就行，如是平安过了几年，文知县再有两年便要退了。不知道新任的老爷是个什么脾气禀性，宋江正胡思乱想，听见大堂上有人击鼓，宋江急忙来到大堂上，见一个三十左右的汉子拿着鼓槌使劲敲，便来到近前：“这位兄弟，未到时辰，你且歇息，一会再敲不迟。”

汉子见出来个官人便道：“这位官爷，我若不敲，恐要出人命